

非遗篇 ⑦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昌张氏伤科



张如愿在用传统手法整复患者骨折

新昌张氏伤科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隶属于传统医药一类,长期以来,它为我县乃至周边县市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全球回归自然潮流的兴起以及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像张氏伤科等传统医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新昌张氏伤科也于2010年10月被绍兴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绍兴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昌张氏骨伤医院在治疗骨伤疾病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医特色,其独特的疗效一直广受人们称道,医院创始人张孟超院长父辈、祖辈四代都搞中医,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张氏伤科”中医品牌特色,造福了千家万户。

在张氏家族中,行医最早的是张成惠。张成惠先生生活于清朝末年,早先居住于梅渚镇麻家田村。他是一名拳师,其毕生好学,喜欢与“郎中”打交道,好集一些关于中药治疗创伤的医籍及民间偏方。在习武生涯中,自己常常免不了要受“伤筋断骨”之苦,就专用自制草药敷之,在反复的实践中,张老先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治疗骨伤的疗法,并自行研制出一种专治骨伤的膏药。这种膏药,由他自己采集药材,亲自煎制,疗效非常明显,很多伤者往往一贴就愈,久而久之,名声

大振。每遇上门求医,其总是乐意施治,自己也慢慢成了一位较有名望的伤科“土郎中”,名闻新、嵊两地。《新昌县卫生志》记载了其事迹。

张济美是张成惠的独子,受父影响,从小好医。20多岁时,就远赴杭州求学,就读于浙江中医专科学校。毕业后(抗战前),一度在杭州西湖旁边的开元街开办私人诊所。求诊者门诊费随愿,给多给少从不计较,妻子则免费护理,待茶待饭,人缘极好。期间,曾为马寅初教授治愈过胫腓骨骨折,马寅初教授因此曾特地设宴致谢。张济美在杭州颇有名气,在时任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的推荐下,还曾到杭州一家医校兼职讲学。抗战后,张济美回老家(已迁居到梅渚镇白杨湾村)行医,他将所学的中医理论和自己的行医实践相结合,并将父亲的膏药进行改进,根据不同的伤病情研制出不同的系列处方,父亲的“土偏方”在其手里成了有理论依据的正规处方,疗效也越加显著。“白杨树湾的膏药好”就是从那时起名闻遐迩,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张济美一生行医,其治愈骨伤病人数以万计。自己曾是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但其临终时,留给儿辈除父亲留下的一栋老屋及一些医籍和药具外,并无其他值钱东西。由于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1963年省

卫生厅行文公布其为省著名中医之一。

张如愿是张济美的长子,初中毕业后就跟随父亲学医。他白天细观父亲治病之道,晚上苦读中医理论医籍,遇有疑难问题,往往喜欢刨根问底,或请教父亲、或参研医籍、或亲身实践,常常是乐此不疲。三年后,勤奋好学的张如愿便基本掌握了祖传医学,自己也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除协助父亲看病外,自己也能独立行医。在长期的实践中,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诊治骨折病人,往往只要用手一摸,便可判断骨折大概情况。其正骨手法也相当独特,治疗骨伤,内服外治,疗效非常显著,在新昌、嵊州、天台、上虞等县市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良好口碑。父亲的骨伤处方在他手里也得到进一步研发:治疗四肢骨折,根据病程有张氏骨伤1号方、2号方、3号方,治疗胸腰椎骨伤有张氏腰损方、济生肾气汤,治疗颈椎损伤有颈复方,治疗胸肋损伤有张氏顺气活血汤,治疗创伤性、老年退变性、风湿性关节疾病有张氏独活寄生汤,治疗挫伤、筋伤还有张氏伤膏等等。张如愿在县中医院整整工作了20年,曾担任业务副院长、名誉院长。目前,79岁高龄的他,每天上午仍坚持在张氏骨伤医院坐诊,为大量慕名前来的患者悉心看病。

张如岳、张如南分别是张济美的次子、四子,都继承了张氏伤科特色,行医都已40多年,擅治骨伤病。

张孟超从小对自己生长在中医世家感到十分自豪,“做一名出色的骨伤科名医”是他的人生目标。高中毕业后随父亲张如愿学医,1982年起,其先后到杭州一一七医院、浙医二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国中医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上海市第六医院等全国骨伤科著名医院研究深造,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成为“张氏伤科”的第四代传人。擅长治疗脊柱、四肢、关节骨折和周围神经损伤等疾病。曾担任县中医院骨伤科主任,从事骨伤诊疗工作已有30余年,临床经验极其丰富,在骨伤科诊疗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

为弘扬祖业,2003年,张孟超独自创办张氏骨伤医院,该医院目前已成为绍兴市唯一一家具有鲜明中医特色的二级甲等中医骨伤医院,年门诊达8万多人,为我县及嵊州、天台、上虞等广大骨伤病人造福。

至今,张氏家族中除了上述提到的6名较有名望的骨伤科医生外,还有10多位医生,分别从事中医内科、骨伤科、妇科、药房、护理工作。创始人张成惠曾立下祖训:“积财不如积德”。如今,张氏家族的医生们都遵循祖训,以造福病人为己任,默默地耕耘在各自的岗位上。真可谓:“中医世家名医辈出,悬壶济世行善积德”。(张秋萍 撰文)

人物篇 ⑦

刘勰碑文传千古

刘勰(约465-532),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晋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但笃志好学,立志通过学业文章踏入仕途,立身扬名。南朝社会实行门阀制度,等级森严,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很难在仕途上获得发展。一心向学的刘勰便决定到建康(今南京)定林寺拜高僧僧祐为师。当时南京定林禅寺高僧辈出,名流云集,典藏丰富,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祐是定林寺的住持,他佛理精深,学问宏富,博览群书,是齐、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刘勰拜他为师后,在以后十年里夜以继日,潜心攻读,刻苦治学,利用定林寺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儒家的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史传和各家的论文集,尤其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为以后撰写《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武帝天监七八年间,刘勰奉诏第二次进入定林寺,参与《众经要抄》一书的编辑。在昭明太子萧统死后,他第三次进入定林寺,同年五月皇帝下诏立了新的皇太子,任命了新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受教到定林寺撰经,直到撰经结束。

在定林寺期间,刘勰历时五年编撰了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十卷五十篇,讨论古今文章、体裁,引用它们并评论好坏,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百科全书”。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这部影响深远的巨著发展到今天,已在海内外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学”,又称“龙学”。写完后,并没有被当时的名流们所看好。刘勰自己很看重自己的文章,打算让当时文坛领袖沈约评定一下。沈约当时非常尊贵,刘勰没有机会见他,于是背着自己的书,等候沈约从府里出来,跑到他的车前,装成一个卖东西的。沈约于是命人取来阅读,非常看重它,说这本书很是说明了道理,经常摆在书案上。由于沈约的称誉,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才渐为世人所知。也可能是沈约的推荐,天监初,刘勰起家奉朝请,39岁离开定林寺,走上了仕途。他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校尉参军,太末(今浙江衢县)县令,步兵校尉(负责东宫警卫),东宫通事舍人(管理章奏)等职务。任太末令时,“政有清绩。”任东宫通事舍人时,受到当时另一位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的“爱接”,他们共同讨论典籍,商榷古今。

刘勰写文章擅长写佛经道理,京师的寺、塔以及有名的僧人的碑文,都一定请刘勰撰写。皇帝下令让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考证、撰写经书,完成后,于是向朝廷乞求出家为僧,先焯掉了头发表明决心,朝廷下令允许了。于是在寺里更换了服饰,改名叫做“慧地”。不到一周年就去世了。他的文集在世上发行。现在,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剡山石城寺石佛碑》两篇保存下来。

僧佑亲自受梁建安王萧伟之命,以目测心计办法,建造了剡山弥勒大佛后,延请刘勰撰写了长达2200余字的《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以其“长于佛理”之笔,文采飞扬地介绍了建造剡山大佛的详细经过和它的崇高地位,成为留存于今的刘勰唯一一篇保存完好的寺院碑记,具有较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也是研究刘勰佛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更是传诵千古的著名碑记,与李白垂文天姥山一样成为新昌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文和金名片。(唐樟荣 撰文)

逸闻篇



【塔山明塔】

明代风水塔,位于七星街道石柱湾村与塔山村之间的山顶之上,为阁楼式砖塔,六面五层,高23.35米,塔内中空。据新昌《吕氏宗谱》记载,此塔原名奎步塔,是吕继维、吕天章父子所建。因建于明代,又称明塔。此塔是浙江明清风水塔兴起的产物。196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文 丁红霞)



【鼓山书院】

鼓山书院,位于七星街道鼓山西南坡,明清书院建筑,前身为石亚之于北宋嘉祐元年(1056)所建的石鼓学堂。现存建筑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书院坐北朝南,呈“开”字型布局,由仪门、前厅、讲堂、藏书楼、左右学舍等组成,为新昌县乃至绍兴市保存规模最大、最完好的古代书院建筑之一。201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文 丁红霞)